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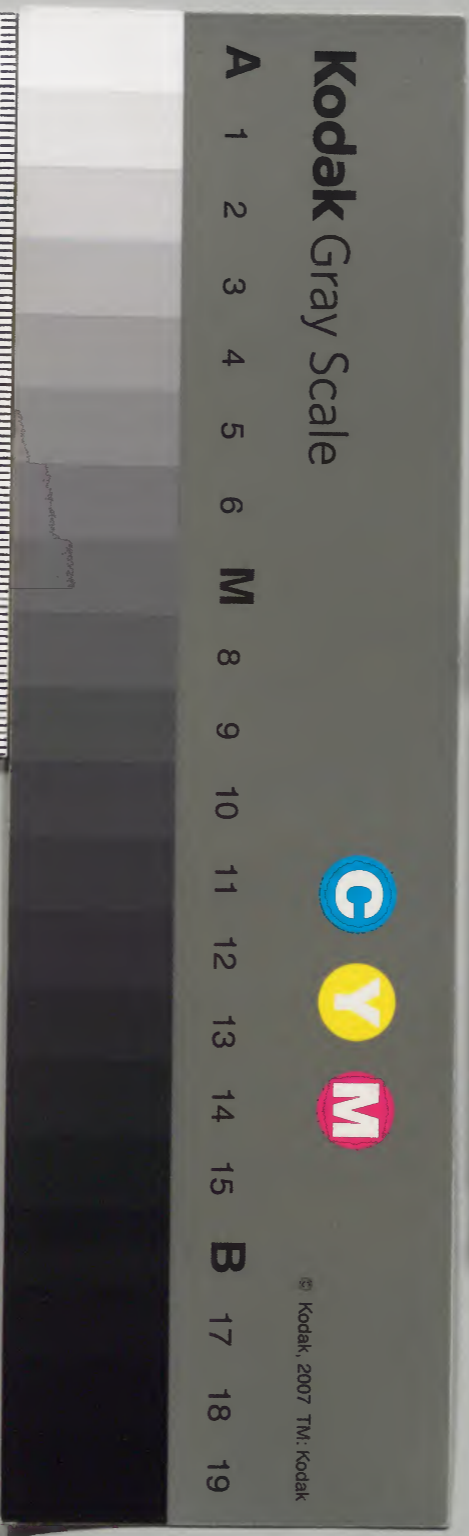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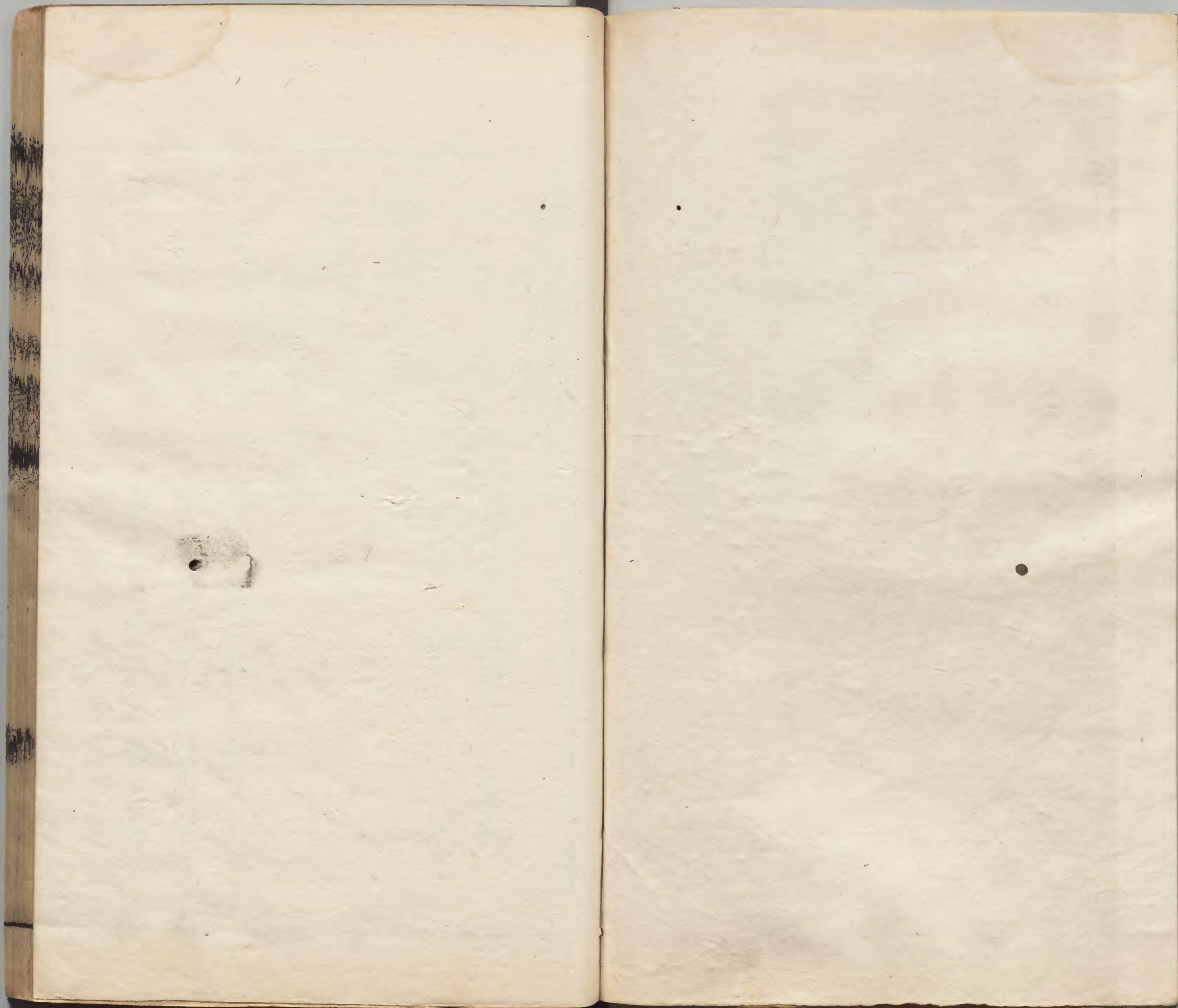
冊二之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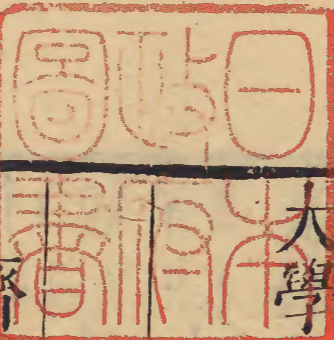
義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57
冊數	42 ( 9 )
函號	國 21   1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二

宋學士公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公陳仁錫評閱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莊王桓王太子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

子克奔燕辛伯周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

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匹嫡庶如兩政臣擅耦國都

大學衍義

卷之四十二

嫡庶之分宜辨

一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

往。以食瓜。及瓜而代，成之明年。又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代還

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年

其字。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

襄公緝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也。二人本謀亂。

丙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

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為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

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

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

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

陰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醴。冠謂行冠禮也。作

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

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

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

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

公議。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泣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霸

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

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

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

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

僚。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

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

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

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

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悰亦惡之。相與譖之。吳王。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與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宋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

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爲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之太子  
矢教其突  
而官臣猶  
能死於其  
官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貞觀  
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  
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  
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  
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官臣將何以  
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  
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  
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  
殺而止

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  
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  
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  
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  
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  
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  
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  
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  
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  
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  
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  
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  
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  
庶絕天下之疑。九月。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  
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  
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卽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

知之而不  
能行

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幸之徒。已有  
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  
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竊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夸靡。魏王泰多藝能。  
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  
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  
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  
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  
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  
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



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

詔廢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秦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曰。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

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旣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

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爲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之子孫。永爲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

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秦日以窺覷。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秦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定國本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為

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會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

以定其位。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

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

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

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

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

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

齊姜武公姜。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

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姓梁名五在閨闈之外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

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

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晉侯

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

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諧羣

公子而立夷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相伐言二人

俱共禦傷晉室若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擘祖父以滅耿

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

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得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

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

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

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

大夫冢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

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太子之事也。正卿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且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  
 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  
 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  
 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依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

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

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毒。酒。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辯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辯也。

大學衍義 卷四 十一 廢奪之失宜鑒

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

也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昔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

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

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

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

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

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

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

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

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

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

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

惡好諫書

帝高此四  
人然則媢  
罵不施於  
山林明矣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侮士

帝高此四  
人然則媢  
罵不施於  
山林明矣

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母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



使四皓可  
以卑辭厚  
禮致敢于  
欺天子亦  
亡行義矣  
此事竟屬  
傳疑

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  
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  
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  
后使人持醪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  
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  
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  
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  
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眾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  
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  
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  
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  
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

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

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

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疑亦是是良為子結黨以拒

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

一正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為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

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

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

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

命名不正  
宜其不終

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

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

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

至日。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

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

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曾集。太子法

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

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

昭訓專內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

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

以此結主  
實為有心

廢廢殆盡

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

奇

伴喜之又  
危之

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  
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  
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  
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  
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  
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  
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  
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  
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

廢其无

早自結託，宜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  
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  
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  
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  
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  
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勇小  
與阿雲謂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  
所以益憐阿廢廣小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  
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  
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

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克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嗣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

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旣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耶。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昊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備火燧，勇

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以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

宣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慚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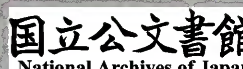
綱何不  
之於前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彘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

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癡鬼所着。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爲煬帝。遂以二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  
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  
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  
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  
是如聾如聵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  
以爲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  
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  
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  
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其於  
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

黨與將害妾母子

惠妃子壽王瑁也

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

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  
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  
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  
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  
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  
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  
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爲太子公爲之援宰相  
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終九

惟不願長處耳

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  
瑤光王瑊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  
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  
中。廢瑛瑊瑒為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  
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  
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  
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問  
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  
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是也。  
由是遂定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  
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  
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  
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郃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  
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  
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  
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  
近以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

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得此屢嘗監國，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

從古廢立之變無不起於積漸而傷於迫遠，看來從容正，是至誠處。

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

止要從容  
孰思

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  
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  
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  
謀。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  
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  
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  
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  
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

從容中道  
思則得之  
子誠能化  
其勸也夫

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  
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  
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  
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  
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  
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  
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  
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  
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太子

後立是  
為順帝

大學衍義

卷一百一十二 廢奪之失宜鑒

三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琚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為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二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

絳灌不學安在其不學哉不學而何以深計若爾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外家謙謹之福

所謂大臣  
若如此

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傳。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

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駢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

大學後事 卷之三

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康衡元帝相也

於是上

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誚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

一時權應之言出於至誠

立膠東王故事。

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

丹以親密臣

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

上。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

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

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音智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踈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

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人繼為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



傳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輔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之所立尤難，蓋喜

於傳太后為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傳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

世祖光武也。

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

勅駟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塋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為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

已不為而  
止宗族之  
為是真不  
為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

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待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

雜賓則損  
俠客則禍

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音決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

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為后興曰。貴人不讀書

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

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

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

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

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

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

其威重。與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卽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

慶讓擢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

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淑。章敬皇后弟也。

章敬肅宗后

德宗時。爲金吾大將

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淑獨請行。上說。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淑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淑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

以死徇其國者。而淑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

后憲宗正妃

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

義。

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

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

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

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教戚屬

外家驕恣之禍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盡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鷺。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鷺爲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巳未。太子卽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

書事。領尚書事。令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成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

猶豕之牙  
吉圖之此  
其時矣

嘗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寢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朮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令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

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朮為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朮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

同日封。世謂之五侯。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

猶可爲也。至于堅冰。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爲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君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戒王鳳是  
然杜欽非  
其人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

臣按范雎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

日為鳳命  
升為定陶  
王食推與  
王以分已  
非尤計

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

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

欲言之而  
免各章言  
之而殺身  
顧其六何  
如耳

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  
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  
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  
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  
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  
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  
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  
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  
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  
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

從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  
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  
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  
計，而略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  
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  
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  
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  
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  
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  
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  
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  
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小人有朋  
黨君子何  
有哉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  
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  
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  
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  
南。者。其。梓。柱。生。扶。疏。上。出。屋。根。甬。地。中。雖。立。石。起。柳  
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

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  
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  
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  
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  
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  
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  
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不能  
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  
今讀者猶爲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  
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  
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  
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  
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䟽謝上。  
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凡猶聽其  
言成帝哀  
傷劉向之  
意與伴議

王章之跡  
盡虛文耳

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  
鳳薨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  
既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  
大將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  
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  
可收而使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  
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  
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舩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  
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  
騎將軍音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  
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  
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  
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  
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事。車騎將軍音藉。豪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祇足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

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任為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為大將軍薨薦弟光祿勳曲陽侯根以根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誠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

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可恨在此上雅信

鄙夫

附言經典不勝誅矣

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乃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爲大司

馬。時年三十八。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卽位。七月。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傳。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

二人爲國  
謀則可爲  
已謀則不  
可

九學後義 卷四十三  
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  
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  
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  
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  
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卽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  
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  
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  
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顛秉國

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  
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  
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而而卽真矣。及是劉  
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  
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  
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  
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僂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  
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  
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  
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二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執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旣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橫。故容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大學後集卷四十三  
日。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眈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

要之地。憲容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降。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末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乘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駟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攷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三后之異母兄而丁氏

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其獲全而無患者

平恩許后父、平成王后父、封廣漢也、二家而已然則居

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

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又開邊隙  
罪愈大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

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嵯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

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虛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訥訥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



大業後事 卷四十三  
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悟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

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其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篡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執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齧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毋得殯歛。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已者。其志果何爲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旣破匈奴。奏凱言歸。則其執燄愈熾。不

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其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闈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恐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過光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

欲得之何為

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三  
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壞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僂。而閹寺

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爲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病。故其受禍。曾

不旋時。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朞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旣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後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

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過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

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執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

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塘之址。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爲心。謔詆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冲帝末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

大學後事 卷四十三  
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  
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日  
卽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  
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  
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冰尚  
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

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  
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  
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  
之初平原王冀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  
之順帝許之冀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  
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

然何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藥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

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何不自免而為災異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其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社。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

深得此一死二公心  
深此白

喬而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莫敢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橫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其乘輦車。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危

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燄愈熾。而不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可過。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成梁冀之凶憤，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鄴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爲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然則帝非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之爲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爲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北兵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弟兄蔭執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漫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

冀漢子

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縣界。以請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

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

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植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懼之心。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

又樹敵

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惟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惟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圖。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救吏收憚。

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劔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侯歛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惟。唐。衡。皆為縣侯。



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姚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

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補劄音劄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蓋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

之

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

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

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

卽皇帝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

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塋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其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其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

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爲公邪。駿欲大政一出於已。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內。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旣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

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

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  
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  
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復。又不  
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

此武帝詒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為淑  
媛。賈后嘗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  
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

統楊珧。其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

字充有大勲於社稷

謂充弒魏高貴鄉  
公而成晉之篡也。

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

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

已。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

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

駿于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

廢為庶人。董養遊大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

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  
遺之非人。顯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

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母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  
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  
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  
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  
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  
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  
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

統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字充有大勲於社稷

謂充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

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  
已。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  
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  
駿于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  
廢為庶人。董養遊大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  
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  
遺之非人。顯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三  
至於母后亦罹廢辱。母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  
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  
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  
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  
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  
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  
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

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  
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  
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為侍中。中  
書監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旦  
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也。以親厚  
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  
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  
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爲人戇駭。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兒。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爲來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侍中官驕。

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  
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謚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  
矣。不從。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  
者。爲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  
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  
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  
近。又詐爲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  
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  
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彪  
病篤。太子爲之禱祝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

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子別室。遣婢以帝命賜  
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  
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  
帝。詳見前  
譖臣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  
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謚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  
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當從  
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  
復太子。以張華。裴頴。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



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  
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  
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  
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  
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  
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  
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豈徒  
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  
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謚等早  
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

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推  
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  
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謚於西鍾下收賈  
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  
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齋金屑酒賜賈后  
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  
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  
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

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為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闞尹參

雙。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刃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

思尚存。公輩終無墓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執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東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執已去。知復柰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不受王封  
則其策自  
沮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  
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  
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  
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  
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  
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

師忌之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  
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  
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  
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因  
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  
之

真宰相然  
亦少一去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東之親州。恕已竇州。玄暉白州。並司馬員外置。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灑諸州。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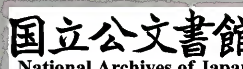
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恕已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刺。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已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

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為衛兵所殺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為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說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餽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韋其勸韋后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眾中外連結深忌相王也睿宗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也玄宗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擄捶萬騎楚軍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等以



狗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  
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  
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  
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  
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等罪復其官爵  
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嬰后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  
疏王爵縮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  
思其最焉至求為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

開寤中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  
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嬰移唐社稷滅宗枝  
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  
失機顧以中宗為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  
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  
揃忠勳濁亂宮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  
武嬰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  
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僂殆  
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未為后黨之  
戒焉臣是以剡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鑒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未鑑也。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三

終





